

雲林縣一〇八年語文競賽

國中組 區賽 國語朗讀 篇目

- 一、付出
- 二、巧合是彼此用心的結果
- 三、什麼時候天才會亮呢？
- 四、經驗與體驗
- 五、走進山林裡
- 六、雨的四季
- 七、一滴水在大海
- 八、黎明送別
- 九、翩翩秋晨
- 十、拾花者
- 十一、習慣誤人
- 十二、擁有與享有
- 十三、歡愉的雪
- 十四、在借來的空間裡
- 十五、晨色初醒
- 十六、潺潺溪流門前過
- 十七、傍晚的叩訪
- 十八、走吧！成為你真正喜歡的人
- 十九、石縫間的生命
- 二十、荒野之鷹
- 二十一、青年人的閱讀
- 二十二、躺在床上數星星
- 二十三、成績與學歷的價值
- 二十四、木棉花開
- 二十五、深夜的嘉南平原
- 二十六、活在快樂中
- 二十七、綠
- 二十八、決定帶來改變
- 二十九、父親的手
- 三十、十五歲的大夢

爸爸是一位再平凡不過的父親，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，沒有高深的學問，但他所擁有的一切，都是靠他赤手空拳、辛苦工作所打拚出來的。祖母早逝，不到十歲的父親就要負擔起大家庭的擔子，在歷經大陸淪陷後，就與爺爺相依為命的來到臺灣，此時的父親也不過是二十出頭的年紀。台灣落地生根後，在父親勤奮的工作下，家中七個小蘿蔔頭陸續的報到了。

靠著父親公務員微薄的薪水，要養育七個孩子是多麼的不容易。在我的記憶中，父親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父親給我們的總是那麼的豐富。像是，我們家是附近巷子中第一家有電視看的；我們如果生病了，從來不去小診所看病，去的不是台大醫院就是榮民總醫院，因為爸爸說大醫院比較有保障；此外，他也堅持讓我們進私立學校就讀，只希望孩子們能接受最好的教育。但父親對於用在自己身上的花費，卻十分節儉，他穿的汗衫，總是左一個洞、右一個洞的，衣服洗到薄得不能再薄時還捨不得丟棄；一套西裝穿了近二十年，吃飯時兩個饅頭配著醃大蒜就是一餐，諸如此類情形就可以看出父親對家庭及孩子的付出。

若要提到我成長過程中有什麼遺憾，那就是與父親間的情感薄弱。也許是父親天生個性比較含蓄，也或許是父親在年齡還小時，就歷經了許多苦難，總是習慣隱藏自己的感情，不論是什麼原因，父親與孩子間的距離就是遠了點。終日處在忙碌的日子中，父親不曾向我們吐露過經濟的壓力，也從不曾要孩子們付出自己，而我們在父親過度的保護下，也認為家中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。

但隨著年齡漸長，愈發察覺到家人的互動相當的少，彼此間鮮有感情交流，平日也不曾做些心靈的分享，相對的我們所學習到的也是不輕易流露情感，哪怕是心中感情早已波濤洶湧，可是口中也只是吐出「沒什麼」的字。

二、巧合是彼此用心的結果

吳若權

天賜良緣，在我心底不只是一句很有福氣的祝賀語，同時，也是一種很謙遜的心情。因為，我覺得兩個朋友的交往、或是一對戀侶的相愛，老天的湊巧安排固然功不可沒，但是雙方的努力也一樣重要。良緣，看來是天賜的，但人們自身也是要付出行動，只不過到最後把功勞歸還給老天爺吧！

就像存在於生活中的種種巧合，總會帶來許許多多的感動，令人印象深刻。這種巧合，真是千金難買，看來好像真是老天注定。但事實上，可能還是有人為的努力在其中。

我一直相信：用心生活的人，總會形成一種磁場，讓感動的事以「很巧合」的形式，在身旁發生。自助，然後天助，成全了彼此。例如：好友贈送一份生日禮物，正巧是壽星期待已久卻又捨不得買的。情人約會到一家餐廳，正巧發現是他們上次在雜誌上看過的。父親隨口講了一個典故，正巧鼓勵了學業受挫的孩子。

這些都是巧合，但也都是彼此用心的結果。

生長在初秋的薑花，一直是我十分偏愛的花朵。湊巧的是——我經常在生命的某個轉彎的地方，聞到薑花淡淡的清香。

我有幸受建築界大師登琨艷先生之邀，參加一個頒獎典禮，看見薑花被用來作為會場的點綴。當天夜裡，和一位長輩卓媽媽聊天，與她分享我當天的心情。沒想到，她竟然和我一樣喜愛薑花，也在我的描述中，體驗了頒獎典禮會場的氛圍。我們都為獲獎者感到十分榮耀，更為薑花榮膺重任而欣喜不已。萬萬沒想到，隔天出去工作一整天，回到家竟意外地看見一瓶插在水中的薑花，擺在玄關入口的古董式家具桌上。

五株肥美的薑花，含苞待放。枝葉錯落有致，活生生地開展。怎麼有可能呢？我幾乎要發出驚叫聲了。奇怪，我前一天和卓媽媽聊天時，家人並沒有在身旁，更何況家人平日都沒有買花的習慣，家中怎麼會突然出現薑花呢？詢問之後，才知道是父親當天早上在市場買回來的薑花。「很便宜啊！所以我才買回來！」他得意地說。多年來因為患有重聽而幾乎失去聽覺的父親，當然不可能聽見前一天夜裡我和卓媽媽在電話中的對談。出現在玄關入口的古董式家具桌上的薑花，純粹是一種巧合。

三、什麼時候天才會亮呢？

蕭蕭

隨著父親種田這麼二、三十年，真的很少看見父親拿什麼收成去換錢。稻穀收進穀倉裡——最早我們家有一個大錢櫃，曾祖父時代是用來放寶物的，但在我記憶中一直是存放稻穀的地方，錢櫃腐朽以後，改用布袋盛裝，堆疊在牆腳。室外還有一個圓形的穀倉，但鼠輩經年盤踞，剝落已極，且容積量頗大，我們三分田地的收穫量置入其中，顯得十分寒酸，早已捨置不用。這些稻穀，通常每隔二、三十天，父親會挑那麼一擔到碾米廠碾成白米，這是我們每日的主糧，其餘會有一大部分雇請牛車送往農會，繳納地租、賦稅、水利費。剩下來沒多少，村裡的雜貨店頭家、理髮店師父，都會陸續來拿取一些，半年來我們買油買鹽所賒的帳，這個時候付清一部分。理髮店師父也來拿取，是因為我們三個男孩都上學了，學校規定幾個禮拜要剃頭一次，他有新式的推剪，我們家只有剃頭刀，媽媽以剃頭刀剃的頭太光了，頭皮刮得青白青白的，會成為大家笑話的對象，所以把理髮的工作包給他，夏冬兩次收成時再付固定數量的稻穀，那時，很多人家都採這種包辦式。

如果穀倉還有一點餘糧，父親才會挑到米店糶掉，換一點錢，買日常生活用品。不過，印象中，糶穀子算不得什麼光彩的事，每次聽到父親和祖母、母親參商要糶穀子了，敏感的我就會感受到他們心頭沉重的壓力，也會跟著他們一起皺緊眉頭，因為這正表示：家裡急需用錢，而家裡根本沒錢。上初中以後，這種周期性的壓力通常出現在註冊的前一天，買月票的前一天，我的心皺得更緊。

稻穀收進穀倉裡，並不代表財源滾進來，納稅、還債，已經難以應付，還要算計突然而來的支出，我就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糶了穀子而臉上有著喜孜孜的收穫感，接到幾張錢券，馬上要分配給討錢討了幾天的孩子們啊！

從小，我就在等待，等待父親能從田裡捧回一疊不皺的銀票，嶄新的銀票。但是我沒見過，真的沒見過父親從農作中賺進什麼。

四、經驗與體驗

彭瑞金

年長的人常對年輕的人說：「我走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長，我吃過的鹽比你吃的米還多。」這是以經驗取勝的例子。

經驗是可貴的，俗語云：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」但是經驗並不是絕對可靠，小時候寫錯的字，不經糾正，可能錯上一輩子；小時候養成的不良習慣，不受一番教訓，也可能持續發生；甚至有些人還把錯誤的經驗或不正確的價值觀念帶進墳墓裡，終生沒有覺察的機會。

經驗不是坐待時光去累積就能得到，盲目地相信「天增歲月人增智慧」是危險的。憑肉眼觀察，耳聽鼻嗅，加上不太可靠的記憶，誤差總是難免。有一種悲觀的人的經驗論認為：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，以經歷挫折和苦難為增長經驗的途徑。人在面對災難、困難的時候，絞盡腦汁，想盡辦法來排除困難，避開災劫，所獲取的經驗一定是深刻而真確的，所謂「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」、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」。

真正的人生經驗，往往是以生命與苦難換取的，但是這句話的意思，並不是勸人走平順的路上也要故意興風起浪給自己找罪受，或者說趨凶避吉刻意去冒不必要冒的險。相反的，是說走順境的人生之路的人，應該懂得惜福感恩，要有履夷地如歷險境的戒慎之心，才不會在倉惶若失中忽略人生兩岸的景緻。這就是怎樣體驗認人生的問題。

認真生活的人，都能體驗到人生的真正意義。如果不是活得視若無睹、充耳不聞，人生的旅程走一遭，的確可以增廣許多見聞。但是千萬不要迷信歲月是智慧的自動輸送帶，不必付出什麼代價就能替你送來人生的經驗。偌大的人生世界，一飲一啜，一步一嚙，都要身體力行才好，才能活得實在、有味。

認真體驗人生獲取的人生經驗，將可以像獵犬的鼻子一樣，敏銳的嗅出人生的各種訊息。

五、走進山林裡

吳敏顯

走進山林，彷彿穿過深深的院落。

走進山林，彷彿靜坐在古老的寺廟裡。

走進山林，彷彿處身一場夢中。

稍偏陰暗，但柔和的光線，是一大疋輕軟光滑的絲綢，適舒的裹著我赤裸的身軀。

有時明明知道一座山林的深淺，邁開任何一步路，仍以為自己正走向無邊無際、甚至覺得自己是一片青苔，無聲無息的在繁殖、在擴張。未曾有過的和平心境，無邊無際的在拓展。

常年遠離著山林，一旦走進來，就走進一個陌生的部落。卻看見眾多熟悉的笑容，及和悅的面孔。他們個個伸長手臂，親切的拍打著我的肩膀。

落葉的積層不厚，但晴日時，踩在上面，已有膨鬆的感覺。在寂靜的山林小徑上，我欣喜奔躍，落葉即回報我以熱烈的掌聲；我緩步尋思，它婉轉應和；我急躁心焦，它喋喋相勸；我猶豫遲疑，它相機慫恿。若是天雨，常有小小水流，跟著地勢蜿蜒前行。飄落多日的葉片，輕易的吸足水份，穩住腳，堆疊成水流裡凸起的礁石，將水激起美麗的波紋；新辭枝的葉片，是斷纜的扁舟，順著流水東飄西蕩。

樹的年齡越大，脾氣越好，往往有許多寄生的植物，在它們的臂彎裡、腰幹上恣意的攀爬。在山林的世界，似乎容忍多過於爭奪，我看到一些樹，曲扭枝幹，空出地方容納它的新鄰居；幾棵細瘦的樹，歪著脖子由一棵老楓樹的帽緣探出頭。

綿連的樹林，使天地寂靜。寂靜的天地，使我心虛。幾分心虛，更見出自己的渺小。我放開喉嚨哼著歌，想藉歌聲來打破僵局，卻總是重複那幾句。

平日我們常覺噪音是一股令人怒不可遏的壓力，沒想到寂靜也是一股巨大的壓力。葉子飄落時觸碰枝桠的聲音，遠處展翅飛起的鳥，小蟲細細的嘶吟……，任何輕微的聲響，都是一枚被投入平靜湖面，激起漣漪的石子。而大多時刻，自己的腳步，是山林裡唯一的知音。

山林的氣勢，絕不是人們輕易所能征服的，在山裡我讓山林來統治我。信步所至，任山林的氣息，山林的綠意，浸入我肌骨，宛如任一面精密的篩子，不斷的過濾我、澄清我，使得渾身透明虛無，化成山林中一縷迴遊的薄霧。

六、雨的四季

劉湛秋

我喜歡雨，無論什麼季節的雨，我都喜歡。她給我的形象和記憶，永遠是美的。

春天，樹葉開始閃出黃青，花苞輕輕地在風中擺動，似乎還帶著一種冬天的昏黃。可是只要經過一場春雨的洗淋，那種顏色和神態是難以想像的。每一棵樹彷彿都睜開特別明亮的眼睛，樹枝的手臂也頓時柔軟了，而那萌發的葉子，簡直就起伏著一層綠茵茵的波浪。水珠子從花苞裡滴下來，比少女的眼淚還嬌媚。半空中似乎總掛著透明的水霧的絲簾，牽動著陽光的彩棱鏡。這時，整個大地是美麗的，小草似乎像復甦的蚯蚓一樣翻動，發出一種春天才能聽到的沙沙聲。呼吸變得暢快，空氣裡像有無數芳甜的果子，在誘惑著鼻子和嘴脣。真的，只有這一場雨，才完全驅走了冬天，才使世界改變了姿容。

而夏天，就更是別有一番風情了。夏天的雨也有夏天的性格，熱烈而又粗獷。天上聚集幾朵烏雲，有時連一點雷的預告也沒有，當你還來不及思索，豆粒般的雨點就打來。可這時雨也並不可怕，因為你渾身的毛孔都熱得張開了嘴，巴望著那清涼的甘露。打傘，戴斗笠固然能保持住身上的乾淨。可光頭澆，洗個雨澡卻更有滋味，只是淋濕的頭髮、額頭、睫毛滴著水，擋著眼睛的視線，耳朵也有些癢癢的。這時，你會更喜歡一切。如果說，春雨給大地披上美麗的衣裳，而經過幾場夏天的透雨的澆灌，大地就以自己的豐滿而展示它全部的誘惑了。一切都毫不掩飾地敞開了。花朵怒放著，樹葉鼓著漿汁，數不清的雜草爭先恐後地成長，暑氣被一片綠的海綿吸收著。而荷葉鋪滿了河面，迫不及待地等待著雨點和遠方的蟬聲，近處的蛙鼓一起奏起了夏天的雨的交響曲。

當田野上染上一層金黃，各種各樣的果實搖著鈴鐺的時候，雨，似乎也像出嫁生了孩子的母親，顯得端莊而又沉思了。這時候，雨不大出門。田野上幾乎總是金黃的太陽。也許，人們都忘記了雨。成熟的莊稼地等待收割，金燦燦的種子需要曬乾，甚至紅透了的山果也希望最後的曬甜。忽然，在一個夜晚，窗玻璃上發出了響聲，那是雨，是使人靜謐，使人懷想，使人動情的秋雨啊！天空是暗的，但雨卻閃著光；田野是靜的，但雨在傾訴著。頓時，你會產生一脈悠遠的情思。也許，在人們勞累了一個春夏，在收穫已經在大門口的時候，多麼需要安靜和沉思啊！

七、一滴水在大海

王昊天

雪山上融化的雪水，帶著玉潔冰清透徹萬分的天性，源源不斷的流向山腳，流向更遙遠的大海。中間的路途崎嶇坎坷，希望好像隨時會因這長途的跋涉，稍有不定，就變得遙遙不可期望。

也許路程，真的實在太辛苦了，雪水中有的水滴，便留在了森林的沼澤中，有的留在世俗的井底之中，有的貪婪的依在湖泊的懷抱裡，裹足不肯再邁出一步，而只有少數的水滴依然堅持著奔向大海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

春天的陽光，格外明媚。雪水在沿著山崖盡情的傾灑中，有一滴水，忽然想躺在舒適的山石上，稍稍享受一下日光，看一看周圍七彩絢麗的花朵。最頑皮幼小的水滴，便用力一躍，如願以償的跳在了旁邊的山石上。

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欣賞景致時，忽然發覺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小，他突然意識到，生命面對消失的危險，剛想要返回水流，但已經沒有躍身之力。這時，雨神看到了這個小小生命的思索，慈悲的說：「哎，真是頑皮，貪玩。偉大的志向，差點因此而斷送。」雨神慈祥的揮了揮手，便賜還了他的生命。

小水滴從魂不守舍中驚醒過來，趕忙跳入水流，繼續他的行程。深刻的教訓，使他再不敢貪戀世俗的美色，專心致志的跟隨著雪水的匯流。

漸漸的小水滴發現，長年累月的流淌中，他們和不同的水源匯成一條寬闊無比的大河，陣容非常的強撼，涵蘊巨大的威懾力。大地萬物的眾多生命，看到他們的精神面貌，紛紛都不由自主的產生了敬仰和畏懼。

經過萬般的艱辛坎坷，當小水滴穿越世俗的包羅萬象，堅定的隨著不同源頭的雪水，終於到達大海，彼此溶為一體時，那壯觀無比，遼遠非常的偉大奇蹟，使他最終明白了：要想讓生命永遠不消失，乾涸，就要把僅有的生命力量，溶在整體的水流中。

也是在到達這一步時，小水滴發現，他自我的意識已經非常的淡泊，確切的說，已經沒有了自我表現的觀念。在逐漸的匯聚過程中，一滴水的生命，因為整體力量的匯聚，獲得巨大的生命提升，從而真正的保障了生命的永恆價值，以及存在的真實意義。

八、黎明送別

陳清俊

黎明前朦朧的大地裹著酣睡中的萬物。遠處小小的寧謐的山谷裡，出現兩個黑影，他們無聲地向前移動，漸漸的，可以看出那是兩隻鷹。他們一前一後靠得很近。他們一點一點的移近，過了一會兒，那頭大的鷹望了望漸漸發白的東方，停住了說道：「孩子，是時候了，上路吧！」那隻小鷹——其實他已不算小了——低著頭，默不作聲，做老師的靠了過去，用嘴理著小鷹的羽毛，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仔細。看到小鷹細緻優美的羽毛，健壯的翅膀，做老師的感到無限的安慰，卻也有幾分感傷。小小入谷已是很長的一段日子了，而現在小小是要走了。

靜靜地，小小承受老師的梳理，牠的每根羽毛在老師的啄剔下，都愉快地歡笑著。然而他的心卻在抖顫——這是最後一次了。

小小是他第一個學生，像所有初任教的教練鷹一樣，他熱切地想將自己所有的本事教給小小，也迫切地想使他的學生成為第一流的飛行者。於是白天鍛鍊小小的身子，調理初發育的羽毛，奠定小小飛行的基礎。晚上則不倦地告訴小小一些鷹的道理，小小是那麼善解人意，他為了不辜負老師的期望，加倍的用功，可是無可避免的常會犯錯，性急的年輕的老師便發怒地啄他，或用鐵一般的翅膀懲罰他，小小便傷心地垂下頭，淌淚；心中想著老師的話：「聰明而有智慧的鷹，是不會犯同樣的錯誤的。」做老師的望著傷心的孩子，也覺得心疼。

除了練習飛翔外，小小更獨自沉思著鷹的哲學，漸漸地小小成了孤僻的鷹，他難得加入其他鷹嘻笑的行列，即使加入了，也是意興闌珊。跟其他的鷹總是談不到幾句話便覺索然寡味，只有和老師才能談得愉快，談得盡興。因而他常逗留在老師跟前。

小小的羽毛豐滿了，翅膀硬了，小山谷中除了教練鷹外，再也沒有其他的鷹能和他並翔了。曾隨著老師飛過許多高山，愉快地在大气中畫一個個優美的弧、滑行，像彈丸般地俯衝，然後漂亮而又俐落的煞住。做老師的知道小小可以出谷了。

朝陽升起，老師遙望遠方說：「孩子，敞開胸膛去迎接廣闊的世界，去接受更多新的朋友吧！記住，每一隻鷹都有他的價值與優點。」小小回答說：「我會試著去結交新的朋友，改變我的生活態度。只是我捨不下這小山谷以及你。」大鷹溫柔地拍拍小鷹安慰他說：「別這樣沒出息，一隻偉大的鷹，要能獨立而無羈絆地遨遊於大氣中。當你飛翔時，什麼都別想，要專心致志的飛行，別想到我。」小小點點頭，凝視著初升的太陽，一種莊重感由心升起。

九、翩翩秋晨

蔡文章

已是落英繽紛，蘆花翻白的季節了。南部的這個時節，與春天有著同工異曲之妙，可愛宜人，明媚旖旎，尤其是清晨，清新、舒適、恬靜、涼爽……，一切可以形容的字彙，都嫌不夠的。

當你一腳踏出門檻，東方的朝霞像薄施脂粉的美人兒，柔和地，對著人微微含笑。這時，你若再把頭抬高點，你會發現一望無際的藍天，宛如一個清靜的夢湖，格外顯得幽邃和深遠，令人想駕馭著一艘小舟，悠遊地飄盪其上，自得其樂。

只要是郊外，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，空氣中除了一股清新的氣息外，似乎還有一種品嘗不出幽幽的馥郁，那是徐徐的清風，帶來的成熟果物的迷人香氣。

有霧的日子，更不能錯過。那鮮乳似的霧氣，不知不覺地由鼻孔、口腔，直撲心底，沁得人一身涼，說有多爽快就有多爽快。霧更濃時，那種迷幻的情調，使人彷彿置身在海底水晶宮。

在田埂上漫步，也是一大享受。腳下的小草掬滿露珠，迤邐在晨光中，映出奇麗的七彩。光禿的稻埂，正流露出一種收割後的千頃空闊，令人視野開朗，心曠神怡。已翻新的泥土，有種腐爛不臭的氣味，嗅起來很舒暢、自然，使人聯想到人也是泥土中長成的，正如嬰兒嗅到母親的體臭，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和喜悅。

最叫人流連忘返的，還是源遠流長的小河。它不像夏天時那麼氾濫澎湃。潺潺的流水聲，像一支美妙的曲子。河岸兩旁的蘆葦，搖曳生姿，你不妨折滿手的花穗，編成一頂帽子戴戴，在此沒人會笑你。或者是一竿在手，河邊獨釣的情景，也會很寫意的；再不然就是凝視野鴨嬉水的那副悠哉的神態，何嘗不能找到樂趣。這些都還不算是最愜意，往往當你全神迷戀於某事時，不經意地會傳來一聲聲的潑刺，待你定睛一瞧，你笑了。原來有一羣浣衣女，對著清風，映著朝陽，彷彿仙女下凡般地叫人癡迷。試問：這時你還捨得離去嗎？

秋晨的美是包容萬象的，我這支拙筆哪能形容於萬一？如果我再過分的描繪它，恐怕你不會相信，那麼，只好勞你自己去造訪了。不過，我仍要輕輕地告訴你：在秋晨中徜徉，你會有料想不到的妙趣。

十、拾花者

陳芳明

這是花和雨水圍繞的三月。

吹過一次暖風，許多舊事都被擾亂了，像曠野的一堆落葉，吹得遍地皆是，不知如何收拾？有時看見自己繞過杜鵑花叢，熟透的花瓣不經意地落入我的影子，似誰的眼淚那樣安於命運，灼熱地燙了我的心，我忍不住揀起，卻又不知如何收拾？拾花的人總是被花傷害，許多人的感情是不是也這樣？

我再回到校園的時候，已經下過好幾場雨了，他們都說那是春雨，細細的，地上很潮濕，不時地倒映著女孩子的小傘。我總覺得這種雨水該會維持好幾個星期，或者兩三天也好，可是不久雨就停了。雨後的杜鵑花特別惹眼，從艷情的紅到哀愁的白，陸陸續續蔓延了路的兩旁，開得那樣毫無遮攔，往往像浪花一般地湧來；有的開得含蓄，躲在樹的暗處，無限的羞意。這時是三月，去年的寒意還在延續，我緊裹風衣，一個人走向鐘的那邊。走在路上許多花瓣依稀的向我暗示，似乎在花下就可以遇見你。你知道，我非常相信花朵的人，從前就這樣了，看到花便想起一些諾言，包括已實現的和已失約的。從三月開始，我不斷地經過花叢，卻始終沒碰到你。

匆匆穿過低低的枝桠，不禁憶起你去年寄來的小花，我依舊夾在日記的扉頁，在花的旁邊如此寫著：「把這朵小花夾在這裡，紀念我揮不走的憂愁。」我曾說那是小時候摘下來的，那時你的手還是小小的，你的愛心是小小的，我不知道你是在怎樣的春日得到這朵小花？但我覺得我已分享了你一部份的童年，分享那望不見也撫觸不到的童年。看到那花，就好像看到感情的標本，夾得扁扁的，多麼安份地接受命運的安排。我只能這樣解釋那朵小花，可是我怎麼解除那或多或少的憂愁呢？

你為我做的那幾株緞帶水仙，一定也注入了你許多的關心和溫柔，所以看起來特別栩栩如生，而且開得那麼永遠。我也一直希望杜鵑花永遠綻放，最好在秋天也能看到它吐露春意；如果春神有情，會讓杜鵑花殘忍的凋零嗎？從吹暖風的那天開始，我竟發覺校園內的杜鵑已在飄落了，那樣無聲無息，不驚動任何一個人，它們飄下的姿態是如此的無怨，像一位陌生的女子在初春默默掉淚。我以為樓前的杜鵑會堅持一些日子，沒想到第二天也開始凋了，而且是一朵接著一朵地掉落，赴死的容顏比切腹的懷劍武士還來得安靜。

十一、習慣誤人

傅佩榮

就像日出日落遵循一定的軌道，人也會發展出一套規則的生活方式，然後習以為常；這就是所謂的習慣。

習慣使人產生熟悉感與安全感，但是它也加深了人的惰性，使人居安而不思危，甚至浪費天賦的才幹，錯過難得的機會。這種情形可以用下述故事來說明。

傳說中，在黑海畔的鵝卵石有一顆是「點金石」。這顆點金石的外形無異於其它石頭，只是觸手生溫，不難辨認。一個尋寶人知道這個祕密之後，就開始一顆顆的撿起這些石頭，只要是冷的石頭就往深海處扔去，久而久之成了習慣。過了三年，他仍努力不懈。有一天早晨，他撿起一顆石頭，雖然感覺溫暖暖的，他還是將它往深海處扔去。因為他已經養成牢不可改的習慣了。他不知不覺地隨從習慣的指示，結果竟錯過了多年追求的目標。

人生最可悲的事，就是習慣於失敗、習慣於認命、習慣於惡行，與習慣於庸俗。因為，雖然人生充滿困難，雖然人生難免有挫折與失敗，雖然人生難免犯錯，難免隨俗浮沉，但是人生的目的與終向卻絕非如此。我們絕不能讓這些消極的現象成為習慣，讓生命的試卷一片空白。只要舉目四顧，我們可以發現處處有人成功；同時捫心自問，我們也可以察覺自己內在有一股奮發上進的衝動。

因為，生命是可以改變的，習慣是可以突破的。

歡愉可以取代哀愁，成功可以取代失敗，富足可以取代貧困，信心可以取代怯弱，自由可以取代恐懼。但是，最重要的「取代」，則是以肯定內在的強大力量來取代因循苟且的不良習慣。習慣像一圈繭，要突破它才能幻化為美麗的蝴蝶，才能再創造新起的生命。

許多偉大的發明家都是年輕人，因為他們尚未受困於習慣。但是年齡越大要想要脫離習慣的束縛就越困難。因此，養成良好的習慣極為重要。

所謂良好的習慣，像生活方面的固定運動與作息，可以保持健康的身體；像知識方面的吸收新知與認真思考，可以培養成熟的心智；像道德方面的勇於改過與日進其德，可以造就偉大的人格。人的身體難免隨著生理機能的變化而日漸衰老，但是人的心智與人格卻可以不斷發展成長，達到非常完美的境界。對一個渴望成功的人來說，定期檢查自己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為不知不覺中形成的習慣，常常是成功的絆腳石；失敗了可以再嘗試，但是必須找出失敗的原因。

十二、擁有與享有

黃永武

許多人以為只要「擁有」就等於「享有」了，其實誰出生於世間，都「擁有」了大地風月，但有幾人真能「享有」了它？

「擁有」與「享有」是有很大不同的，試舉金錢為例，「擁有金錢」的可能是金錢的奴僕，而「享有金錢」的才是金錢的主人。對生活品質毫無改善，而只對著存款簿上累進的數目神祕微笑的；對日常生活無理地儉省，錢永遠欠缺不夠一點，不然又可以再拼湊成一張股票一紙地契的；又或者錢多得不知怎樣使用，還在盲目愛錢，錢本來是生活的工具，卻變成了生活目的，還一味在為錢擔驚受怕的，都是錢的奴隸，像馱了黃金卻只會吃草的疲累驢子，只算擁有了堆銅臭吧？而必須是懂得正確使用，能將錢變為人生實質上快樂的人，才叫做「享有」。阮鏞詩道「解用青銅臭亦香」，能解用享有，做金錢的主人，銅臭才是香的。

有人「擁有」了一棟大房子，布置了園林景觀，但是自己忙著早出晚歸，奔命於唯一的事務——賺錢，縱使有綠草喬木，根本看不見，內心塞滿了事累物役，好像在桎梏裡，永遠好苦好累，哪來樂趣？而另有人，雖只是身居斗室，卻把東窗與南窗，看作晝夜展現的兩幅奇畫，日出時紅光映檻，月滿時樹影半橫，晷移景換，那天然巧景任由有福人賞玩不盡，每天是好美好舒適。大房子的擁有者，與斗室的享有者，苦樂的差別竟如此大。

就高雅的讀書來說，有人日擁書城，插架盈壁，但一拋開書本卡片，馬上像個瞎子，這種人只是倚著書堆作窠臼罷了，擁有些書來虛張聲勢，內心也不會有什麼樂趣。前人說過：「窮搜千卷，不如融會一得」，必須內心有所融會，自生新意，不只是口耳之間的謄抄轉錄，改變「以書讀書」為「以我讀書」，才算做了書的主人。一旦靈心浚發，使數年的追琢漸摩，產生快慰的收穫，這才是享有式的讀書，擁有與享有，又有如此高下的差別。

推廣到抽象的「親情」「生命」上來說，人人天生都擁有了親情，但幾人能充份地享有著親情？兄弟之間，「一回相見一回老，能得幾時為弟兄？」你珍惜了嗎？生命如流水，必須選擇有意義的事去做，做自己命運的主人，不然「年年作事年年悔，又恐年年悔過年」，徒然擁有了生命，卻浪費了生命，空有耳目手足，空有山川風月，空有父母兄弟，一切都覺得平板無趣，甚至累贅怨懟？何曾能享受人生的樂趣呢？

富蘭克林說得好：「財富不屬於『擁有』它的人，只屬於『享有』它的人！」其實何啻財富如此，書冊也如此，親情與生命無一不是如此啊！

十三、歡愉的雪

桂文亞

雪有腳步聲嗎？我想有的。

天亮的時候，我剛睜開眼睛，第一個直覺就是今天的早晨和昨天的早晨不一樣。儘管被窩依舊又軟又香，小小房間像一個保暖爐，我還是覺察到了。那好比一種隱形的重量，輕輕壓著心尖，還有一群環舞在四周的白蝴蝶，一種什麼美妙的樂音在耳語：好朋友，我來了。

跳將起身，用飛箭之速推開床前小窗。

天啊！

是雪，真正的、密密的雪哟！漫天飛繞，濃綿而飄逸，那不似人間的美，完全切合我對雪的最初想像。

耶誕卡裡鋪著糖霜粉的斜屋頂也活生生出現了。五樓的窗戶，面向一所古老西式的學校建築，顯然已經落了一整晚的雪，除了棕紅色的磚牆面及深褐色的樹幹，這兒的一切是全然純潔的白。

連外套都來不及披，就去找相機。我是怕雪忽然間停了，太陽出來了，或者壓根兒就是一場幻覺。

推開一扇又一扇窗戶，窗外的景色實在好看。下課鈴聲一響，小學生歡天喜地衝出了教室，紅的、黃的、藍的、綠的，彩色的羽絨衣是雪地裡會移動的春花，一朵一朵地盛開了。

他們在堆雪人，打雪仗，推來滾去疊成一座小山，哪怕二十個腳趾頭和手指頭早已凍得發疼，還一刻不肯停歇。他們忙著把腦袋栽進雪堆裡，小熊那樣去拱冰涼涼的雪，乘機啃它一口；臉像打上蠟的蘋果一般紅亮，鼻尖卻凍成一根冰棍兒。雪在台階上、籬笆邊。雪在手心腳板眼底心坎上。雪在歡笑旋舞放歌，雪將在他們的童年史上占著熱情的一頁。

這個銀色世界在豐年裡象徵著祥瑞福壽，大人們把它當作喜宴上必備的白酒，少了它就等於戲台上空有琴師缺了唱角；小孩們把它當作大地附送的新春賀禮，就像大年夜沒有壓歲錢怎麼像大年夜呢？年初一不放大龍炮，怎麼會像年初一呢？恭喜發財好運到，這雪應該是和壓歲錢大龍炮恭喜發財好運到成雙配對的。

雪帶給人們的，不僅是季節的分野、視覺的美和感情的歡悅，還有精神上的整頓和洗滌作用，當你真正親近了雪，會更確定它有這麼層意義呢！

十四、在借來的空間裡

楊 牧

連續一陣嚴寒之後，甚至時常於寒中帶著大量的雨水，在那之後，終於看到陽光照滿前後的庭院。雖然到處還吹著涼風，擺動樹葉激起一些聲響，或者傳來圍牆外疾駛的車輪擊地以及互相譴責的喇叭聲，有陽光的冬日之庭院，終於還是沉沉安靜的，在我們的寄寓。

「寄寓」這兩個字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，但這是學校安排我們暫居的房子，所以是借來的空間；人生如寄，這樣想也可以，引起一種疏淡落拓的感覺，甚至還不到離開的時候就經營著留戀之情。人在這種狀況下似乎心思更敏銳了，很願意面對自己，醞釀他單獨的心緒思維，完全是自我個人的，幾乎難以與人分享的一種祕密之情。然而這到底還是奇怪的。上次根據同樣的計劃在同一學校教書，安排住在東門町一條窄窄的巷子裡，曾產生結廬的感覺；而今結廬變成了寄寓，像缺少點甚麼力量——也許並不缺少力量，我們觀察和思考的勇氣仍然存在，只是好奇心削減了，熱情降低，反而就變得這麼從容，冷靜。

寄寓四周多綠草，在起伏的地勢間有一條蜿蜒的乾河溝，裡面堆滿小石礫並且點綴著塑膠袋一類的垃圾，當然也跌跌撞撞地長著野生的植物。半個月來的寒雨，使得河溝一段積上淺淺的清水，但並不流動，所以我斷定那清水不久就將化為汙水，因為不流動的水必然退化為一窪汙穢的死水，然後恢復枯竭乾燥的面貌。站在那裡，向東可以望見一脈低低的小山，但那小山並不美，反而就是相當醜陋的；我寧可它隱藏在煙霧以外，或在樹木和建築物以外。圍牆這一邊錯落頗有些蒼松，形狀十分古樸，結了不少松果，其大如拳。初冬時節，我曾帶領兒子在暖陽下執枝擊之，拾得一大簍，擺在壁爐前，為我們的寄寓增加許多野趣。這在今天的臺北已經是極端難得的了。

所謂野趣，正是寄寓周圍最值得欣喜的一點。草地廣袤，夏日按時有學校派來的工人剪刈，一陣急雨過後，又見它虎虎地長高起來了。雨停片刻，草尖彷彿蒸發著一片輕煙，又似乎是風媒花在烈日下飄搖。這時細心觀察，你可以發現煙花之間更飛舞著各式各樣的昆蟲，想是一些無害的小生命。我們把兒子送到草地裡去看昆蟲；仔細端詳，發現其中最大的是蚱蜢。你只要梭巡一遭下來，不難捕獲幾隻蚱蜢；我不知道已經多少年沒有仔細看過蚱蜢了，青翠如草葉，勁挺如樹枝，關在塑膠盒子裡，留一個氣孔讓它呼吸。第二天起來乘空氣新鮮的時候，把盒子打開，讓它飛回草地裡去。

十五、晨色初醒

李陽波

喚醒我的那第一聲雞鳴，即使在十年之後，仍然還縈繞在耳際。從深邃而無可辨識的黑暗中，又好像是從已然遺忘而無法命定的記憶裡，那聲音悠悠傳來，滲透到我複雜不安的夢。驟然驚醒，我茫然回顧，卻竟是寂寂無聲。也許是錯覺吧，我告訴自己，應該是錯覺，應該是在夢中。再度閉上眼睛時，一陣雄性的聲音自後院升起，簡直像是靈魂的呼喚。我終於睜開眼睛，清楚聽到一聲，兩聲，三聲，持續鳴起。無需任何理由，淚水油然湧出。

也許你感到好奇，雞鳴竟能如此感動我？那是我回到故鄉的第一個清晨，那是我接受招魂式的第一聲雞鳴。我的飄泊身軀，因為久違聲音的觸電，而獲得了靠岸。我想讓你知道，雞鳴也是我少年時期的一個隱喻。倚賴雞的叫聲，我習慣晨起。總是在雄雞拉長咽喉之際，我立刻就晨起，推窗，伸腰，走向陽台。那時充滿了鬥志，只是為了迎接大學聯考。面對東方大武山的高聳稜線，我的內心帶著莫名的征服慾。在曖昧的晨色裡，我毫不含糊地朝向中央山脈自我許諾，有朝一日我要超越群山，我終將遠離狹隘的故鄉。

現在，我自然已經理解什麼叫作年少輕狂。時光若是回到當年雞鳴的時刻，我還是會那樣暗自立下誓言。在整個灰暗閉鎖的青春歲月，初次覺悟要尋找生命的出路，便是發生在十八歲那年。由於初戀的挫敗，由於情慾的苦纏，我度過了極其不快的少年時期，雞鳴對於我是一種意志的象徵，也是一個生命的斷裂。只是我從未預料，當我學習振作之後，果真征服群山，遠離故鄉，而走上了放逐的道路。

已經逝去的遺忘的感覺，都在我擁枕流淚的時刻次第返回。傷逝的情緒，並沒有證明我又回到生命的原點。在未明的晨色中，我推窗，伸腰，走向陽台，朝向微明的東方，我竟望不見中央山脈。舊居的四周早已起了高樓，遮去了我習慣的瞭望。青春歲月沉淪了，大武山稜線也跟著沉淪。就在那樣的悵惘裡，我驚覺自己全盤輸去，如果想讓自己扳回，我聽到有一個聲音在內心低語，就不能沉浸在過去的記憶。時間彷彿把我逼到一個角落，唯一能做的抉擇，便是勇於割捨。

切割的滋味，並不是裂帛那樣輕易。彷彿是一隻刀片，劃破肌膚，細微的血絲汨汨帶著刺痛，我終於領悟到不容眷戀，不容回首的無情。群樓默默，無視於一位回頭浪子的失落，絕望，苦澀。決裂的痛楚，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個註腳。年過半百的今天，我會選擇如此孤寂的道路，我會不斷對我的生命進行割捨，都應該回溯到十年前晨色初醒的雞鳴時刻吧！

十六、潺潺溪流門前過

顏福南

過慣了台北車水馬龍的日子，搬來台中幽靜的鄉下，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充斥耳邊的不是轟隆轟隆的引擎聲，不是忙碌的蹣音，而是潺潺的小溪輕唱，落葉翩翩點綴，好像走入一幅圖畫。

水遠遠的流過來，蜿蜒成一條細細的溪流，好像母親伸出柔軟的手，輕輕拍撫著農田和果園。溪流的上游，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白色的野薑花，一頭老牛靜靜的躺在河邊，不久野薑花飛上了牛背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白鷺鷥。更多的白鷺鷥飛來了，低低的，遠遠望去好像長了翅膀的野薑花。

靜靜的溪水好像Q彈的果凍，水面上倒映著樹和山，藍藍的影子是夾心果粒，這是夏天最清涼的薄荷口味。附近的孩子喜歡在溪邊扮家家酒，他們巧妙的把青草綴成一條項鍊，柳枝彎成小小的拱門，牽牛花是新娘的捧花，快快樂樂的在溪邊拜堂辦喜事。這些遊戲一代傳一代，從來不用口語相傳，溪邊是童年織夢的舞台。

溪水愛唱歌。清晨露水未乾，初醒的夜間上點點圓露，輕輕走過，總有一兩個露了的音符掉入溪裡，當麻雀在電線杆上唱著五線譜時，一滴兩滴的露水也喚醒了溪水潺潺的歌聲，多嘴的風也來湊熱鬧，穿梭在溪邊林間，紛紛落下的竹葉是觀眾的掌聲，好一場美妙的演奏。

太陽露出了笑臉，當他的足跡停留在水面時，風也停止了，所有的花兒、小草都靜悄悄的，等著讓陽光染紅他們的小臉，於是，每一天溪邊都會長出更多璀璨的紅花綠葉。陽光慢慢吻遍溪邊每一個角落，花兒的笑容更加燦爛，水草悠閒的躺在河面享受日光浴，陽光穿越溪水，一閃一閃的波光似魚鱗，哇！魚兒游來了，他們快樂的成群結隊和太陽約會。

我最喜歡黃昏時到溪邊，太陽的餘暉把溪水染成金黃色的絲帶。我坐下來，靜靜的看著天空飛舞的燕子，沒有人知道，我是一隻自由自在的鳥兒，馳騁在自己想像的天空。

十七、傍晚的叩訪

方方

到達時，已是傍晚時分。白色的門就在小路盡頭。我想，我可以坐下來休息，靜靜享受一段美好的時光了。多少年來的跋涉奔波，為的是叩訪這扇白色的門；一顆朝聖的心已經疲憊不堪，而崇拜的那股信念依然熾熱。我反問自己，會不會來得太遲了呢？那幢青色的屋子掩圍在林內，我小心翼翼的沿著路旁走去，紛紛飄零的夏日綠葉，葉子掉在地上，鏗然有聲，使我驚覺不少。我感嘆時間，也感嘆自己，蕭條的林木正是昨日以前最好的寫照，不，也是黃昏以前。我走向那門。

輕叩白色的門，指頭才觸覺到那門是緊緊鎖著，像鎖在冬天深處。門內門外寂寂無音，到底是主人外出未歸，還是沒有聽到呢？陰霾中，那扇門顯得更加深白光亮。我的眼睛與獅首門環相對，牠怒視著我，張著不深不淺的嘴巴。我再度輕敲兩下，多麼衰弱的兩聲，一陣冷風自牆的背後翻越過來，我打個冷顫。不久黑夜就要來臨，尤其是秋末冬初的黑夜，那時，整個森林將不只這麼暗。

是的，已是傍晚時分，我或許來遲了些。主人可能在大廳上燃起蠟燭，會宴早來的賓客了；也可能在高山流水之間，與貴賓們追逐秋風捕獵野獸，他們忘記還有一位客人，一位滿身拘謹滿身風塵的遠客。我站在門外傾聽，牆內並沒有絲毫歡笑聲，森林之外也沒有馬啼，那麼，主人哪裡去了？我回首看看來時的小路，樹幹已染起濃鬱的暮色，我突然感到孤單，衣袖在暮色裡更形單薄，唉，我原是不該來的。在秋末的蕭瑟裡，我只不過是一位平凡的黃昏客。

縮回我的手。酸冷的風掃起許多葉子，有兩片落在肩上，然後，又不經意滑下去。為什麼淒涼的事總發生在秋後的傍晚？如果有人站在林外，看到我叩訪的影子是那樣的衰弱、落寞，他也要為我輕輕掩泣。林內聞不到幽香，看不到落花，有的只是葉子，乾裂的枝條。我靠在牆上，冷冷的磚頭似乎已說明主人的意思：我已被摒棄門外。

從門縫裡，我看到牆內的燈籠已亮起，青色的火焰搖搖曳曳，高貴而矜持。主人在不在家呢？我不清楚。不過，我相信牆內的主人也是而且也將是我胸中的主人。這傍晚的叩訪已成虛行。我坐在階前回憶，且思量著主人曾經的眼神。

十八、走吧！成為你真正喜歡的人

褚士瑩

我深信所謂的效率，運用在人生上，並非很快地達到成就，而是把自己變成一個自己喜歡的人的過程。

身為一個生性有點隨便的人，我完全沒有辦法忍受把人當作機器，所以對那些能夠日以繼夜、年復一年在生產線上，不用動腦子、只要不斷重複做一個動作，而且覺得這樣的人生很不錯的人，實在難以理解。無論老闆付多少錢，我大概都無法喜歡這樣的生活吧？我相信，時間管理可以不用是一種機械式的訓練，而是一種個人生活風格的延伸。

比方說，此時此刻的我，經過十九天在泰國、緬甸的連續工作後，拖著疲倦的身軀、跳上離開曼谷的長途巴士，然後換上快艇，到一個我喜歡的島上，給自己四天的時間，潛藏在無干擾的自然裡。

第一天，我完全休息，只想著十年後的自己，想成為什麼樣的人。第二天，整理該結案的文件單據報告，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欠。然後留兩天，來規劃接下來的一個月。通常到了第四晚，我已經精神飽滿、胸中充滿愉悅，迫不及待要回到城市，躍躍欲試。

感覺上，這樣比每週上班五天，然後週休二日，更適合我生命的節奏。每個人本來就都不大一樣，有人喜歡清晨四點早起，有人只喜歡上夜班，傾聽自己內在的韻律，才能把日子過好。

巴西亞馬遜河支流皮拉哈族人的文化之所以動人，並不是因為他們有著超級複雜的智慧系統，而是因為族人的天真，反映在生活跟語言的各方面。比方說，族人在黃昏告別不說晚安，而說：「別睡，這裡有蛇！」他們提醒彼此要小心，每次睡覺一次不超過兩小時，一天僅睡約四小時，因此夜半的森林裡，總是傳來打鼓、唱歌的熱鬧聲音。這樣的自然文化，讓我有機會思考，或許這才是最自然、最合理的時間安排，因為人類的嬰兒，不也都是累了就睡覺，不累了就醒來嗎？

無論是大自然裡的野生動物，或是人類豢養在家裡的貓狗，也都還繼續遵循著這樣合理的自然規律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人類規定自己白天就要醒著，晚上就要睡覺？一天只能睡一次，一次就要睡六到八小時？比這個數字少就是失眠，比這個數字高就是嗜睡？

正因與其他人類隔絕，跟大自然為伍的皮拉哈人，因此不覺得特別要在晚上睡覺，也才有幸能繼續最自然的生活規律，挑戰我們現代人往往自以為是的「常識」。

十九、石縫間的生命

林希

石縫間倔強的生命，常使我感動得潸然淚下。

或者只就是一簇一簇無名的野草，春綠秋黃，歲歲枯榮。它們沒有條件生長寬闊的葉子，因為它們尋找不到足以使草葉變得肥厚的營養，它們有的只是三兩片長長的細瘦的薄葉，那細微的葉脈告知你生存該是多麼艱難；更有的，它們就在一簇一簇瘦葉下又自己生長出根鬚，只為了少向母體吮吸一點乳汁，便自去尋找那不易被覺察到的石縫。這就是生命。如果這是一種本能，那麼它正說明生命的本能是多麼尊貴，生命有權自認為輝煌壯麗，生機竟是這樣地不可扼制。

或者就是一團一團小小的山花，大多又都是那苦苦的蒲公英。它們的莖葉裡湧動著苦味的乳白色的漿汁，它們的根鬚在春天被人們挖去作野菜。而石縫間的蒲公英，卻遠不似田野上的同宗生長得那樣茁壯。它們因山風的凶狂而不能長成高高的軀幹，它們因山石的貧瘠而不能擁有眾多的葉片，它們的莖顯得堅韌而蒼老，它們的葉因枯萎而失去光澤；只有它們的根竟似那柔韌而又強固的筋條，似那柔中有剛的藤蔓，深埋在石縫間狹隘的間隙裡；它們已經不能再為人們作佐餐的鮮嫩的野菜，卻默默地為攀登山路的人準備了一個可靠的抓手。生命就是這樣地被環境規定著，又被環境改變著，適者生存的規律儘管無情，但一切的適者都是戰勝環境的強者，生命現象告訴你，生命就是拚搏。

如果石縫間只有這些小花小草，也許還只能引起人們的哀憐；而最為令人讚嘆的，就在那石岩的縫隙間，還生長著參天的松柏，雄偉蒼勁，巍峨挺拔。它們使高山有了靈氣，使一切的生命在它們的面前顯得蒼白遜色。它們的軀幹就是這樣頑強地從石縫間生長出來，扭曲地、旋轉地，每一寸樹衣上都結著傷疤。向上，向上，向上是多麼地艱難。每生長一寸都要經過幾度寒暑，幾度春秋。然而它們終於長成了高樹，伸展開了繁茂的枝幹，團簇著永不凋落的針葉。它們聳立在懸崖斷壁上，聳立在高山峻嶺的峰巔，只有那盤結在石崖上的樹根在無聲地向你述說，它們的生長是一次多麼艱苦的拚搏。那粗如巨蟒，細如草蛇的樹根，盤根錯節，從一個石縫間扎進去，又從另一個石縫間鑽出來，於是沿著無情的青石，它們延伸過去，像犀利的鷹爪抓住了它棲身的岩石。有時，一株松柏，它的根鬚竟要爬滿半壁山崖，似把累累的山石用一根粗粗的纜繩緊緊地縛住，由此，它們才能迎擊狂風暴雨的侵襲，它們才終於在不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為自己占有了一片天地。

二十、荒野之鷹

簡嫻

「寧願是荒野上飢餓的鷹，也不願做肥碩的井蛙！」職是之故，我學會綑綁行李。

十五歲，綑了今生的第一個行李，連牙刷、毛巾都帶走。屋前厝後，巡了一趟，要狠狠記住家的樣子，躲在水井邊哭一場，忽然長大了五歲。我不嫉妒別人的十五歲仍然滾入父母懷裡，睜著少女的夢幻眼睛，而我卻得為自己去征戰，帶刀帶劍地不能懦弱。

所以，孤伶伶地在臺北寄人籬下，每天花三個鐘頭來回新北投一所高中與復興南路的親戚家。臺北火車站前，清晨賣飯糰的婦人，我拿她當媽媽。坐在淡水線火車上，飯糰啃完了啃書本，每本書爛得軟啪啪；課堂上，閉眼睛都知道老師說錯一個年代。

那時，校內的讀書風氣不盛，許多人放學後趕約會、跳舞、逛士林夜市；情況好的，趕補習班。我沒有玩的權利，也沒經費課外補習。還是那付硬脾氣，就不相信出考題的能撂倒我，非上好大學不可。

這樣逼自己，正常的十七、八歲身心也會垮的；平常，沒談得來的朋友，她們追逐影星、交換情書，我沒興致；想談點生命的困惑與未來夢想，她們打不起精神。我乾脆跟稿紙談，談迷了，就寫文章、投稿，成天在第二堂下課衝到訓導處門口的信箱，看有沒有我的信？若是雜誌社寄來刊稿消息，我會樂得一看再看，看到眼眶泛紅；大報副刊寄回退稿，則撕得碎碎地餵垃圾桶。我想：「總有一天：」為了那一天，吃多少苦都值得。

我做事一向勁道猛，非弄得瞭若指掌不可。迷上寫作，連帶搜別人作品看得眼睛出火。他們寫的好，我寫不好，道理在哪兒得揪出來才能進步。常常捧著兩大報副刊上的名家作品，用紅筆字字句句勾，我不背它們，我解剖它們，研究肌理血脈，漸漸悟出各有各的路數，看懂名家也有鬆垮垮的時候。那時很窮，買不起世界名著，鐵了心站在書店速讀，霍桑《紅字》、赫塞《流浪者之歌》、《泰戈爾全集》、托爾斯泰《高加索故事》……，有些掏錢買了，其餘則瀏覽，希望將來變成大富翁全娶回家，看到眼瞎也甘願。「世界太大，生命比世界更大，而文學又比生命遼闊！」我決心往文學走，不回頭。

缺乏目標的年輕生命好比海上飄舟，我知道自己的一生要往哪裡去，考大學只是眼前目標，我知道為什麼必須上大學，不是依社會價值觀、師長期待或盲目的文憑主義，而是依自己對生命的遠大夢想。

二十一、青年人的閱讀

余秋雨

閱讀的最大理由是想擺脫平庸。一個人如果在青年時期就開始平庸，那麼今後要擺脫平庸就十分困難。

何謂平庸？平庸是一種被動而又功利的謀生態度。平庸者什麼也不缺少，只是無感於外部世界的精彩，人類歷史的厚重，終極道義的神聖，生命涵義的豐富。而他們失去的這一切，光憑一個人有限的人生經歷是無法獲得的，因此平庸的隊伍總是相當龐大。黃山谷說過：「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，則塵俗生其間。照鏡覺面目可憎，對人亦語言無味。」這就是平庸的寫照。黃山谷認為要擺脫平庸，就要「用古今澆灌」。

只有書籍，能把遼闊的空間和漫長的時間澆灌給你，能把一切高貴生命早已飄散的信號傳遞給你，能把無數的智慧和美好對比著愚昧和醜陋一起呈現給你。區區五尺之軀，短短幾十年光陰，居然能馳騁古今。經天緯地，這種奇蹟的產生，至少有一半要歸功於閱讀。

如此好事，如果等到成年後再來匆匆彌補就有點可惜了，最好在青年時就進入。早一天，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；遲一天，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擾。

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產生偏差，誤以為是出身、財富、文憑、機運使有的人超乎一般，其實歷盡滄桑的成年人人都知道，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質量，生命的質量需要鍛鑄，閱讀是鍛鑄的重要一環。

閱讀專業書籍當然必要，但主要為了今後職業的需要。魯迅說：「這樣的讀書，和木匠的磨斧頭，裁縫的埋針線並沒有什分別，並不見得高尚，有時還很苦痛，很可憐。」

諸位報考大學的時候，剛剛從中學出來，都還不到二十歲吧！大人們還習慣於把我們稱作孩子，青春的生命那麼可愛，又那麼具有可塑性，卻一下子被澆注在某個專業的模坯裡直至終老，真是於心何忍。

生命的活力，在於它的彈性。大學時代的生命彈性，除了運動和娛樂，更重要的體現為對世界整體的自由接納和自主反應，這當然是超越專業的。

現在很多所大學都發現了學生只沉陷於專業的弊病，開設了通識教育課，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。但同樣作為一門課程，即使通識教育也保留著某種難於克服的狹隘性和被動性。因此不管功課多重，時間多緊，自由的課外閱讀不可缺少。

更何況，時代的發展，使每門專業的內在結構和外部界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沒有足夠的整體視野，連專業都很難學好。

二十二、躺在床上數星星

吳思鍾

那真是一群肥美誘人的大白鵝。我想，假如我能捉一隻回去送媽媽，她一定會很高興的。於是，我卯足了勁一路跌跌撞撞的追啊追，直到把牠們都逼進池塘。眼看著就要到手的獵物全飛了，我失望的蹲在池塘邊洗手。

陽光下的池水閃閃發光，一不留神，我整個人栽進水裡。那年，我五歲。新鮮的生命才剛剛開始。我不知道什麼是死亡，儘管已掉進死神懷裡，卻一點都不懂得害怕。水滄進鼻子裡的那一刻，我將自己短暫的五年歲月回顧了一遍。

當我在媽媽的淚光中醒來時，彷彿只是做了一場悠長的夢。夢中，父親大清早吃力的踩著腳踏車，從埔心到中壢批貨，媽媽則忙看店、忙家事，進進出出沒停下過腳步。

因為家無恆產再加上孩子眾多，印象中父母總是要不停的工作才能養活一家人。念初中以前，我從來沒看過媽媽上床睡覺，長大後才知道，她每天在忙完全家大大小小的事後，上床時已過十二點，而第二天四點半不到就又得起床了。原來，這就是為什麼她總是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原因。

媽媽的毅力超人一等，但肉體畢竟不是鐵打的，我小學五年級時，她終於因為骨髓炎，臥病在床不能行走。我常常看見她以淚洗面，她哭並不是怕痛，而是因為她覺得不能替父親分擔家計。

媽媽的病一直時好時壞，升上初中之後，我一度因為她的病而常精神恍惚，不能集中精神念書。初三時有一晚，我突然自夢中醒來，開始思考我的未來。

我想到五歲時失足落水，那位救我的阿兵哥，他為了救我而丟了手錶和身上所有的東西，而我們除了謝謝外，什麼也賠不起。

想到小學六年級那年，弟弟因為長蛔蟲需要動手術，爸媽挨家挨戶向鄰人借貸的情景。還想到我的同學、我同學的父親，有人在駕牛車、有人在隨時可能失業的工廠做工……，我想著想著就冷汗直流，我要過這樣的日子嗎？世襲命定的貧窮？

就在那一刻，我決定重拾書本，每天一放學就先睡覺，到夜裡三、四點才起來念書，夏天還好，冬天直灌脖子的冷風，再堅強的意志力都要動搖。

還好，我熬過來了。

我熬過來了，家人終於可以住在不漏水的屋子裡，再不必躺在床上數星星，然而遺憾的是，我到現在還是沒找到當年的救命恩人，如果他還活著，大概也七十好幾了吧？

二十三、成績與學歷的價值

林瑞富

我相信有自覺的青少年朋友，都感受到考試成績帶來的壓力。這種壓力有如夢魘，纏住了七魂六魄，逃無可逃。那是父母、師長、社會的絕對價值標準，就如同四維八德那麼天經地義。結果天真爛漫的小學生，就為了成績，開始默默承受了自己與周遭給他的否定和批判。以後有了升學競爭，進不了明星學校的，入了所謂二三流學校的，年紀輕輕就烙上失敗主義的烙印。自己也自然而然地自認低人一等，對明星學校的學生，有仰之彌高之感。這種情形蔓延到大學、研究所、到博士學位，程度一直加深——我們是盲目崇拜學歷和迷信考試的民族。

美國西點軍校曾經為畢業生的成就，做了教育成果的追蹤調查，發現成為四星或五星上將的，大多是第五名到第十五名的學生，而艾森豪將軍則名列第六十幾。這個調查的結論是：第一名到第三名的學生，通常較專注於有限的課業，而對於無限的、課程以外的學識，往往缺乏注意，久而久之，就不能成為綜覽全局的大將之才；他們傾向於記憶及接受既有的知識而缺乏創造性和活力。

英國大政治家邱吉爾小學時成績不好，飽受老師的鞭笞，畢業會考也不及格，以後的學校成績一直沒有好過。然而他以後的政治成就和文學造詣，卻是舉世所公認的。著名的文學名家施耐庵、吳敬梓、羅貫中、曹雪芹、金聖嘆等等，都是人間奇才，但他們都曾是科場失意的人。古代科舉考試似乎不失為較公正的士大夫晉身之道，但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，那種考試，能否拔舉真才，卻大有疑問。

我們也許得想想，目前的教育方法是否合理？更重要的是，你自己是不是能突破框框，悠遊於獨立創造性的思考，真正為讀書而讀書？

二十四、木棉花開

蓬丹

車子向南方駛去。高速路面平坦、筆直。中央濃綠矮樹叢分隔來去線道。遠處南二高已架設完成，數條穿梭在空中的高速路橋因而顯得更加壯觀，就像大洋那邊的加州。

若不是道路兩旁盛開的木棉樹，若不是路竹、關廟、阿蓮、燕巢等饒具鄉土氣息的路標在眼前一一出現，實難相信自己果真飛渡關山重洋，置身島嶼南部，正準備重新出發上路，回到課堂當一名研究生。

仲春三月，冬日枯索的枝桠冒出一朵朵豔色花朵，那是木棉！象徵歡笑與浪漫的木棉！它曾伴隨著多少人走過且歌且舞的青春歲月。遠赴他鄉之後，木棉在記憶中褪淡了色澤，如今又鮮麗燦爛映入眼底，不覺驚喜而感動。

往昔定居中部、北部的大都會，可能是市區壅塞，並無太多樹木生存空間，包括木棉。但讀過許多關於這種花樹的文字，唱過許多詠歎木棉的歌謠，少年情懷中滿是它高擎枝頭的傲然絕色。而當它萎謝，常是整朵墜落，絕不貪戀高處繁華，那份淒美亦令人不忍！

此刻來到南部，才知它原是港都市花，難怪往高雄的高速路旁遍植木棉樹了。又見木棉，恍然以為青春亦可重拾！鏡中的自己就像個大學生，垂直齊肩的髮，輕便的線衫，合身的牛仔褲，今年流行的圓頭厚底鞋，臂彎上挾著英文原文書，夾雜在一群同樣裝束的男女當中，無人知曉自己背後有著二十年異國歲月。長時的工作與主婦經驗，跨過多處名山大川，而今重返校園，彷彿走了一大圈又回到原點。些許的喟歎，些許的迷惘，更多的是對生命之神奇與曲折感到某種敬畏。

思及學生時代，曾多麼希望它快結束，就像我英語班上才十一、二歲的學生，寒假前對他們說：「時間真快，這學期一下子就過去了。」台下一張張稚氣的臉透出不以為然的神情，異口同聲地說：「時間過得太慢了！」

若他們明白走出校門後，時光將不是一節節、一天天、一星期一星期流逝，而是成月成年不留情面決絕而去，必然不會如此振振有辭吧？但人總是要自己經歷才能了悟，在所有挫傷之後才會幡然醒覺父母師長的告戒言之非虛。

二十五、深夜的嘉南平原

陳芳明

北斗七星垂直閃爍時，你或已沉睡。我依稀辨識你解衣散髮，寧靜地讓裸露的身軀，舒放在黯淡的星光下。這是第幾度，我又與你相遇在蒼茫沉鬱夜色中。

離開你，我不曾哭泣。再見到你，我已熱淚盈眶，因為那總是發生在深夜的夢裡。這時，你是平躺的島嶼，我假裝與你一起併肩臥下。推窗迎接夜涼，正好望見北斗七星冷冷地發光，我才驚覺自己擁住的，只是一張北半球的地圖。啊，我剛作完一場與地圖等高同寬的夢。

這一切，都只為了習慣地回首看你。經過了這麼長久的別離，你仍是我那牢固的信仰。窗外的江湖，物換星移，而我總是以整個不眠的夜，以熾熱的心，記取你回憶你。我仍細數春日的柔雨，夏日的暴雨，秋日的苦雨，東日的寒雨。在深深的記憶裡，你永遠是我暖和的嘉南平原。

你應該知道這是五月。蛙在田裡繁殖，魚在水底受精。在想像中，你以一片空曠的草原迎接我，以含蓄的河川，以大膽的山巒。我赤足向你奔來，若是我踏著歌聲而來，那一定是頌讚你的送抱，我的投懷。而今，我卻把自己囚禁在深濃的黑夜，藉著黯淡的星光，遙望你的身軀，煎熬我的心靈。

因為，我時常在子夜守候，猶如我那年坐在微風的山頭。彷彿，我又回到少年的時光，進入全新的浪漫時期，我嘗試以曲折的言語來表達我的感情。在煎熬中，我耽溺於精緻的隱喻，繁複的象徵，似乎我的胸懷就揣著一張神祕難解的星圖。我是多麼希望，我們一同坐在一顆擦亮的晨星下，攜手解析你的苦澀、我的困頓。此刻，我只能重新為每一顆星辰命名，讓每一個名字都與愛情相關。只因我深信，所有照耀我的星光，也同樣會降臨你、點燃你，即使是一顆晦暗的二等星。

你當不難了解我這幾年來在旅途上的受創，顛撲的路，迎面的風塵，不斷阻擋我的前進。我孤獨地為自己敷藥療傷，一次又一次舔淨我的血跡；每當在我最疲憊的時候，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你。我的靈魂已折磨成一排歷霜的樹幹，你可以讀出一些時間的創痕，一些錯綜複雜的刀割紋路。但是我要告訴你，受傷的靈魂仍然把你當作最後的依靠；我的年輪有多少，思念你就有多深。

二十六、活在快樂中

人人都希望活得更快樂、更健康、更長壽，希望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都能快快樂樂平平安安地活下去！

人類自太古洪荒以至於今日，如果說有什麼觀念是千古不移的話，那就是：古代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說的「快樂就是生命的意義和目的，也是人類生存的總目標」；還有一位奧妙的悲觀主義者，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一句智慧名言：「快樂乃是健康所開放的花朵，而健康則從勤勞、節慾、衛生產生。」

一點也不假，健康必須力求身心兩健，保養生理的健康，也必同時保持心理的健全，才能整合身心兩者的愉快，延年益壽。

所謂「病得苦哈哈，任他睡金床，也無法笑哈哈」，健康一失，不但肉體受病痛所苦，而且精神也會感到不愉快，生命就會枯萎。縱然具有凌雲搏鵬的壯志，但卻沒有充分的體力，為之後盾，以致「壯志未酬」，那該是人世間最大的悲劇——人生之最大不幸！

幸福之道，不在富有，而在智慧。

一個人如果是有智慧的，即使身患重疾，他遲早會發現疾病的痛苦應該僅限於肉體。疾病而心灰意冷，徒增不幸的情緒；疾病而自暴自棄，不啻自己摧殘自己。

有智慧的病人曉得人在病痛中，與其日坐愁城，不如樂觀進取。如果身體還挺得住，最好能照常工作。他深信工作能分散自己對病痛的集中感覺，工作也能填補空虛，工作更能驅除煩慮和憂愁。

伏爾泰，這位法國啟蒙大師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。他曾經現身說法的說過：「我若是覺得不舒服，便寫文章，文章是可以治病的。」又說：「我的職業，就是把我所想到的說出來。」他有著極豐富及燦爛的思想，他所想的盡是值得說的，而且是不能說得再好的。他以精思警句，鼓吹自由精神，曾經豪壯地說過：「書本可以統治世界——至少它可以統治有文字的國家，只有教育是爭取自由的最大力量。」他認為，嚴肅的人生乃是一種病態。一七三七年，他寫給菲特烈大帝的信中就有這麼一段諍言：「人生難得糊塗。許多哲學家甚至不知一笑除愁。他們的苦惱真是活該！」

二十七、綠

世界是多彩的，它由各種不同的色彩構建成，每一種顏色都向世人表達著不同的涵義。有顯示純潔的白色，有代表包容的黑色，還有略帶點憂鬱與哀傷的天藍色……每一種色彩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與不同的魅力，我最愛的是那生機勃勃的綠色。

綠是生命的顏色，是希望的代表，綠也是一種心態，它是人在無論何時都能積極樂觀地面對一切的一種可貴的精神。我愛綠，不僅因為它清新的外表，更因為它內在的美麗。

在喧鬧的城區街道上，你一定可以看到遍佈塵埃、到處是嘈雜的聲音的環境裡，默默地挺立在兩旁的行道樹。他們不屬於這裡，那空氣清新，隨處都迴響著鳥鳴的山林才是他們真正的家。可是它們卻從不抱怨，只是默默地站著，也悄悄地為人們做貢獻。在清晨為甦醒的人們帶來清新的空氣，在炎夏夏日裡為人們在烈日下騰出一片綠蔭，在人們工作疲憊是為人們展現它綠色的枝葉，掃去人們的勞累……。它們不屬於這裡，卻隨遇而安，默默地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給人們做貢獻，它們不適合這裡，卻不自甘墮落，還保持著積極的心態，展現了自己生命的價值。這就是綠的內涵。

冬天，漫步在鋪上一層白白的雪的幽徑上，我曾幸運地看見，在那厚厚的積雪中，挺立著一個嬌小卻又倔強不屈的綠色身影。那是一株幼苗，它真的很小，只有兩片葉，可在這白色的世界裡，冒出的一點新綠是多麼地惹人眼。看著它，你不難發現那兩片小小的葉上面還覆蓋著一些雪，北風只是微微地拂過，卻能帶動它的身子搖晃好一陣，很難想像它是靠多大的勇氣和毅力，還有那股多大的倔強不屈的勁頭才熬過來的，一股敬佩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，看著它葉上的那些白雪，我有一種想幫它掃下，給它減輕負擔的衝動。可最終我沒有，因為我明白光明只有在最黑暗之後才會來臨，彩虹也只會暴風雨過後才會顯形；更因為我相信，它一定能挺過難關，迎來春天。我從它身邊走過，心中默默地祝福這株擁有綠的精神——頑強不屈，迎難而上，積極樂觀的幼苗能在以後的日子裡長成蒼天大樹。

這就是綠內在的美麗，看到綠，我總能笑對我的人生。此刻，在我的眼中，綠已不僅僅只是一種色彩，它更是人在一生中所需具備的意中精神，一種品質，同時也是我的老師，它教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人生，要勇敢地挑戰困難，要不服輸地面對挫折，無論何時何地，都不要自甘墮落。

二十八、決定帶來改變

有一個知名學派認為，人生有所遺憾，與智商或天才無關。而是取決於平常生活是否有正確的習慣。改變思考與行動的習慣並不簡單，也非一蹴可幾。然而，無論如何，改變必須先意識到改變的必要，並且下定改變的決心。

莫因善小而不為，累積點滴之水可以成河。每天走三小時的人，七年所走的路，已經等於地球的圓周。我們若沒有為幸福做好準備，幸福永遠也不會來臨。一生中每一階段，不論是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都應該養成追求幸福的習慣。

年輕時候能夠知道自己要甚麼，就是幸福。除了學業與愛情，還應該有更高的使命感與生命的熱誠，好為自己播下好習慣的種子，堅持品德，就有收割幸福的機會。

中年以後，能夠知道自己應該不要甚麼，也是幸福。中年人除了事業與家庭，應該有廣闊的世界觀與貢獻，來回饋社會。中年人應該像菩薩一樣，眼睛向下，常常自我反省；嘴角向上，時時自我滿足。

老年人應該知道自己要甚麼，不要甚麼。遇事不會影響心境，是一種幸福。不要只是活在旅遊與享樂之中，甚或以自我為中心，不在乎他人的立場，而且一再重複談論過去的事。老年人應該放下身段，將自認無用的品項都轉化為大用。要放棄不被關懷的想法，不要抱怨，要學習做一個人人稱讚的典範。

年輕人要學習當志工，看見生命的掙扎與苦痛，知道生命可貴就應當珍惜。見到老者無親人照顧，心生不忍，就應當決定不讓自己的父母孤單無助。

中年人應該參與訪貧、賑災，體會人間的苦難。一手為事業賺取利潤，另一手要回饋、捐獻、做善事。要負起社會的責任，邀集更多人一起來為社會服務。

許多銀髮族在環保場笑咪咪的回收資源，回收了可用的資源，也回收了自己身心的功能，回收到愛心、惜福心、好身體、好心情。在不知不覺中拿得起、放得下，縮小自己、化繁為簡。

決定讓自己的生命做有效的改變，會讓自己更輕安自在。

二十九、父親的手

經過那家小小的刻印店的時候，我見到那位老先生取貨，他緩緩地打開那包著印石的白紙，要看看裡面刻印得如何。袖口的那只消瘦鬆弛滿是皺紋的手背，簡直就跟父親的手一模一樣。

我不僅看到了父親，甚至嗅到了父親的氣息。我要以很大的定力，才能抑制自己，不要撲向那一雙手。

這也是一雙顫抖的手，指甲留得較長，捏住印石端詳的時候，一只手托在一只手下面，似乎不勝負荷。像剛學毛筆字的小學生一樣，以掌心握住長長的印石，而不是用指尖肯定的捉住。父親在最後的那段日子裡，也是這麼樣的握住放大鏡，一邊不覺的抖動，一邊讀書。

對於父親，我見得最多的是他的一只手，從庭訓很嚴的環境中長大的人，應該不難體會個中道理。父親的面孔，做兒子的哪敢正眼相看，父子二人相對，在未成年以前，幾乎無例外的，都是兒子垂手接受教訓，目光所及的，也就是父親的一雙手了。有時手裡捏著一封學校寄來的成績單或是曠課、記過通知單，有時緊捏著鞭子、木棍。那是令人戰慄而不知所從的手，強壯，肌肉飽滿，筋骨昂然。從父親的手，我清楚地看到他那鐵青的臉。

父親是地質學家，在他還沒有衰老的時候，每天都用一部老打字機做研究論文，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以上是常事。老打字機聲音很大，劈劈啪啪字鍵飛快打的聲音，在我童年的睡夢中，就化成了父親飛舞的手。手指頭用得太厲害，偶爾會抽筋，父親便把手浸到預備在身旁的水盆裡，一面哼著自編的小曲。到恢復正常了，十只手指又在字鍵上飛舞起來。

我羨慕父親的捷才與博學。他不用草稿，直接的打出一張張的英文科學論文。我曾經懷疑，也許父親是直接用手思考與表現的，恐怕他的手掌裡蘊含的智能，已經超出平常人的頭顱了。

有一陣子，父親迷上了蒔花和伐木，那時父親也已經過了六十，身體卻比三十歲的人還要健壯。父親在夏日的清晨，緊緊的握住長柄的斧頭，一斧一斧地斬進兩人合抱的棕櫚樹幹中，我不能自己的驚羨父親的雄邁。父親喜歡玫瑰，其實他未必獨獨鐘情玫瑰，但是既然栽植了玫瑰，照他那科學家系統化的思考和邏輯，自然什麼種類的玫瑰都要搜羅來栽了，因此父親的手經常和著泥土與玫瑰刺割傷的血跡，然而父親並不介意，從來沒有在手上貼過藥膏膠布。我覺得父親有一雙無所不能的手，摩挲過數以萬計類品繁多的化石，玫瑰刺是無法引起他的知覺的。

三十、十五歲的大夢

春初在海線旅行，從追分車站上車時，遇見一位少年隻身搭乘，頸部懸掛著一只相機。初始，我顧著和朋友聊天，並未注意。直到火車過了大肚，我瞥見他的相機貼有台鐵標誌，因而好奇地探問：「你是鐵道迷嗎？」

他腼腆地點頭。我看他年紀甚小，恐怕還未讀高中，不禁好奇地繼續追問。結果發現，少年才國中三年級，五月就要會考。今天是周末，特別利用一早，抽空到彰化，拍攝蒸汽火車，現在要回清水家裡讀書。我很訝異他如何知道蒸汽火車出現，他說透過網路獲得訊息，因而無論如何，都要利用這時前往。

在清水站分手後，原本以為，只是一樁擦肩而過的小插曲。不意，半小時後，他從臉書傳來一則簡訊，問我是否叫劉克襄？我隨即給予正面答案。他又馬上回覆，在課本讀過我的文章，很後悔沒跟我拍照。我不禁笑開懷，隨即上網觀看他的攝影作品。果然，捕捉的主要是火車相關畫面，而且集中在家鄉海線的為多，但攝影角度和畫面已臻上乘。論及當紅鐵道專家，則推崇年輕的古庭維。

鐵道研究大概僅次於飛行機器，向來是許多少年最常懷抱的夢想，卻最能在壓抑的年紀實踐，進而藉此抒發鬱悶。讀理工科學生，想要跟人文歷史對話，透過鐵道延伸的生活知識，顯然也最易親近。過往看到高中生搭火車旅行，我都特別鼓勵。但出乎意料的，這孩子只是國中少年。

國三了，仍願意割捨時間，為自己熱愛的鐵道事物，旅行到他方。只為目睹一眼蒸汽火車，拍照留念。儘管不是什麼壯遊，仍是非比尋常的決定。當然，若沒父母親的鼓舞，大概也不易實踐。

之後，我曾探問最想考上哪裡？他期望能考上大甲高工，日後搭乘鐵道上學，繼續鐵道探索，將來可以當火車司機。我看到他心意堅決，而且這麼小就立定志向，真是欽羨。或許，他的學校成績並不傑出，但有此熱情和堅決的特質，恐怕不是每個少年都能抱持的。

一個沒有升學壓力的國三生，繼續追尋自己的理想，這是何其幸運的青春。更早時，他曾前往宜蘭，還南下嘉義拍火車。透過火車的認識，遠比其它同齡的孩子更早和土地、鄉鎮對話，展現了無比的豁達和樂觀。我篤信，那是他未來生命成長最豐厚的資產。如果我們的孩子都能培養這樣的熱情，追尋自己喜愛的事物，不受社會功利價值判斷，父母親又能常在旁鼓勵，現有的教育問題勢必會減少很多。